

寒松堂詩集(二)
漁洋山人秋柳詩箋



通平山人杖屨詩集

卷三

八

漁洋山人秋柳詩箋

王祖源輯錄

中華書局

1116-31/1

叢書集成初編

寒松堂詩集（及其他種） 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漁洋山人秋柳詩箋

此據天壤閣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序

余自束髮受漢魏唐宋古今體詩於先大夫。每於古人寄託遙深之旨。必再三講論。俾心無所疑。而後已。一日。課及漁洋山人詩。於秋柳四章曰。此借秋柳以弔明亡也。亦未分晰指示。嗣讀伊戒平會心偶筆。覺於山人微意所寄。亦未能窺其底蘊。蓋蓄於心者幾十年矣。丙午秋。應試歷下。與二三知己。買舟游鵲山湖。見柳色蒼然。披拂於波光夕照間。不覺百感交集。似於憔悴煙痕之句。有所微會。既而見家戟如兄案頭有李瀛客先生秋柳詩箋解。披閱之下。實獲我心。攜歸抄錄。藏諸故篋。丙寅春。都門閑居。爲兒子輩講論古今體詩。因檢出繕錄一帙。並將精華錄箋註探入。付之剞劂。公諸同好。皆同治丙寅清明日也。東海王祖源識於天壤閣。

漁洋山人秋柳詩箋

東海後學王祖源達塘氏輯錄

秋柳四首并序

昔江南王子感落葉以興悲。金城司馬攀長條而隕涕。僕本恨人。性多感慨。寄情楊柳。同小雅之僕夫。致託悲秋。望湘臯之遠者。偶成四什。以示同人。爲我和之。丁酉秋日。北渚亭書。

按先生年譜。順治十四年丁酉。是年二十四歲。

秋八月。遊歷下。集諸名士於明湖。舉秋柳詩社。又先生榮根堂詩集序云。順治丁酉秋。予客濟南。諸名士雲集明湖。一日。會飲水而亭。亭下楊柳千餘株。披拂水際。葉始微黃。乍染秋色。若有搖落之態。予慨然有感。賦詩四章。又先生漁洋詩話。余少在濟南明湖水面亭。賦秋柳四章。一時和者甚衆。後三年。官揚州。則江南北和者。前此已數十家。聞秀亦多和作。陳伯璣曰。元倡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諸名士和作皆不及。

秋來何處最銷魂。殘照西風白下門。他日差池春燕影。祇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黃驄曲。夢遠江南烏

夜村莫聽臨風三弄笛玉關哀怨總難論

註

金榮精華錄箋江淹別賦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屈復注李白詞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古樂府楊叛兒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鳥○又李白詩何處最關情烏啼白門柳○蘇棟注張敦頤六朝事述李白金陵白下留別詩驛亭三楊柳正當白門下○詩此風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屈注陽春曲楊柳垂地燕差池○段安節樂府雜錄黃龍曲太宗定中原所乘戰馬後征遼馬驚上歎息乃命樂工撰此曲○徐夔注與志海鹽南三里烏夜村晉何準所居也一夕羣鳥啼噪準適生女他日復夜啼乃穆帝立女爲后之日○屈注烏夜啼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屈注世說桓彝三弄而去○徐注王之逸詩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笛有折楊柳曲○屈注折楊柳樂府橫吹曲也

解

李兆元箋此先生弔明亡之作第一首追憶太祖開國時後三首皆詠福王近事也太祖定鼎金陵故入手先以白下門三字點明其地用意可謂微而顯矣不然先生之賦秋柳在歷下水面亭何取于白下而遠引之乎即引用白下亦豈宜作此鄭重點之筆乎殘照西風已隱寓一亡國景象第五句以唐太宗比明太祖追憶創業之艱而傷後人不能繼也烏夜村者后之所居按明紀洪武元年立妃馬氏爲皇后后嘗謂上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人心中所歸即天命所在及冊爲后上謂侍臣曰昔太宗長孫皇后當隆太子攝政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爲郭氏所忌或以服御爲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卒免於患殆尤難於長孫皇后也是太祖之創業皇后佐助爲多至神宗時挺擊一案詞連鄭貴妃嘉宗初移宮一案嘉宗聲明李選侍之罪以爲既廢崩聖母又威挾朕躬有垂簾聽政之意選侍乃鄭妃私人而福王係鄭妃之孫南都立福王是原與嘉宗莊烈相水火者故復用逆璫之黨重興復社之獄自底滅亡而實自鄭妃播弄陰險之厲也故詩并及此夢遠云者追憶開國母后之德而傷後代無嗣音也結句玉關哀怨則以春光之不度比明社之難復真覺黯然銷魂矣○桓尹吹笛用金陵舊事也其地名遶笛步言外有風景不殊河山異代之感○三四句予初以寫景略過津門沈秋藏明府云三四

句當緊承白下門說。第三句春燕影，用建文中童謠，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入帝畿，以燕比燕王也。春者，歲之始，燕王靖難，在明朝開國之初，故曰春燕。他日指靖難時，言靖難後，移都燕京，以金陵爲南都，差池云者，已經一番變革矣。第四句今字，指燕王失國後，言亡國之慘，更烈於靖難，故曰憔悴晚烟。此二句實就金陵前後喪亂之事說入，以起下追憶太祖開國之意。於明朝世事，更爲完備。余聞甚喜，亟附識於後。嘉慶戊辰孟秋。

娟娟涼露欲爲霜，萬縷千條拂玉塘。浦裏青荷中婦鏡，江干黃竹女兒箱。空憐板渚隋堤水，不見瑯琊大道王。若過洛陽風景地，含情重問永豐坊。

註

詩秦風，白露爲霜。○風注，劉禹錫楊柳枝詞，千條金縷萬條絲。○何良俊世說補，江從簡少時有文情，作采荷謠，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風注，陳後主三婦謠詩，中婦臨粧臺，又中婦薄蓮舟。○古樂府，黃竹子歌，江干黃竹子，堪作女兒箱，一船使兩聲，得樓還故鄉。○司馬光資治通鑑，自板渚引河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先生自注，借用樂府語，桓宣武嘗爲瑯琊，○劉義慶世說，桓溫自江陵北征，經金城，見少爲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歎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扶條，泣然流涕。○古樂府，瑯琊王歌，瑯琊復瑯琊，瑯琊大道王。○范曄雲，爲友謠，白居易有伎婁素善歌，小變善舞，嘗爲詩，櫻桃樂素口，楊柳小變腰，年既高邁，小變方豐豔，因柳枝詞以託意，有永豐西角荒園裏，燕日無人屬阿誰之句，風注，永豐坊在洛陽。

解

此爲福王作也。首句虛寫一南都將亡之象，次句比福王之不能自振也。三四句指馬阮輩言嘆輔佐之無人也。蓮爲君子花，而但餘青荷，有華小得位，君子消亡之意。中婦鏡刺其昏暗，不能補益君德也。竹亦應有勁節，而無如竟成黃竹，只可供女兒箱之

用。識其以聲色逢君也。在朝之臣若此。南都安得不亡乎。第五句以隋堤水比之。蓋以福王歡歌還舞。有類楊帝耳。第六句初看似節取桓溫北伐一事。嘆南都馬阮輩並溫之弗如。然溫在瑯琊。不過爲內史。何以適用大道王語。雖曰借用。不宜不倫若此。按晉書。瑯琊王睿生於洛陽。南渡後。爲晉中興之主。福王亦生於洛陽。立於南都。而一年遽亡。較之瑯琊。其始相類。其終大不相侔。則知先生所謂借用者。雖因宣武而借用樂府語。是因樂府語而用晉瑯琊以例福王也。且晉五王渡江。而瑯琊中興。號稱東晉。明季亦有五王。無一能中興者。句中不見二字。寄慨深矣。如此看來。不但本聯中空櫛不見四字。調義實注。且與下洛陽云云。尤爲一線穿去。末二句。用找補法。言南都之事。已不堪回首。誰復更向洛陽始封之地。而致其懸弔乎。點明洛陽。詞旨愈顯。伊成平云。若字當作誰字。解良是。○永豐坊。用洛陽舊事。乃節取移植。禁中之意。比福王以藩邸播遷。而驛膏大寶也。小變事無涉。

東風作絮糝春衣。太息蕭條景物非。扶荔宮中花事盡。靈和殿裏昔人稀。相逢南雁皆愁侶。好語西烏莫夜飛。往日風流問枚叔。梁園回首素心違。

註 劉熙釋名。糝。相黏貌也。○三輔黃圖。元鼎六年。破南越王于上林苑中。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南史。張緒傳。劉俊之爲益州刺史。獻蜀柳數株。條狀如絲。武帝植于靈和殿前。嘗賞玩香曉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釋智匠古今樂錄。西烏夜飛者。元徽五年。荊州刺史沈攸之所作。○吳均西京雜記。梁孝王游于忘憂之館。集游士。各使爲賦。枚乘爲柳賦。○乘字叔。

解 此爲南都遺老諸公作也。東風作絮糝春衣。即第七句所謂往日風流也。次句。物換星移。人世變遷之感也。三四句。承上句景物非來。伊成平云。蓋滄桑之感。云亡之痛。兼之矣。最爲得解。相逢南雁皆愁侶。正指遺老諸公。好語西烏莫夜飛。則以我國家奉天

承運代明復辟，圖讎餘孽，胥已殲滅，不必復效沈攸之之義興恢復之兵，自取敗亡也。按資治通鑑，宋荆州刺史沈攸之，以蕭道成篡位，舉兵東下，聲罪致討，頓兵郢城，兵潰而亡。西烏夜飛者，其東下時所作也。結二句，追念往日，有不堪回首之歎。

桃根桃葉鎮相憐，眺盡平蕪欲化烟。秋色向人猶旖旎，春閨曾與致纏綿。新愁帝子悲今日，舊事公孫憶往年。記否青門珠絡鼓，松枝相映夕陽邊。

註 謝靈運樂府集，王獻之妾名桃葉，其妹曰桃根。子敬嘗臨渡，歌以送之，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又桃葉復桃葉，桃樹連桃根，相連兩樂事，獨使我殷勤。○徐注：王榮柳賦，覽茲樹之豐茂，紛旖旎以修長。屈注：李白愁陽春賦，何重楊旖旎之愁人。○春閨，暗用王昌齡閨中少婦不知愁絕句。○徐注：魏文帝柳賦序，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于官渡，時予始植新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載矣，感物傷情，乃作斯賦。屈注：楚辭，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按徐引文帝柳賦，亦爲帝子而牽引也。○漢書，陸弘傳，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按卽宣帝也。○徐注：古樂府，楊叛兒歌，七寶珠絡鼓，教郎拍復拍，黃牛細犢兒，楊柳映松柏。

解 此首專爲福王故妃董氏作也。按明紀補注，董氏，周府宮人，逃亂至尉氏縣，依福王于旅邸，生一子，已六歲。福王南奔，各不相顧。福王卽位，陳潛夫奏，妃尚在，福王不召，後自越其杰所詣宮，弗納，旋下錦衣衛獄。董氏在獄中，細書相遇日月，及離別情事，甚悉。付掌獄馮可宗呈覽，棄不視，可宗辭審，福王命屈尚志嚴刑拷掠，斃之獄中。先是，福王命錢謙益採訪淑女，王居禁中，惟漁釣，女飲火酒，雜伶官演戲爲樂，首句桃根桃葉，正指其得新寵而行樂也。次句言任董妃之流落而不召也。三四句言今日雖棄置弗顧，而妃自來叩闕陳詞，是不啻秋色向人猶旖旎也。春閨曾與致纏綿，則正指旅邸相依，兩情纏綿時也。第五句愁字，懸字，亦暗包妃至弗納，旋復下獄情事在內，而不忍斥言，是詩人溫厚處。帝子，原指湘夫人，今指董妃。徐注引魏文帝柳賦序，大候，第六

瀛洋山人秋柳詩箋

六

句直以宣帝詔求故劍大義貫之。調刺諷切。而措詞微婉。尤得風人之旨。末二句重復追憶當年。以深悼之。妙在詎否二字。直向
福王心中下一棒喝。故與第四句意相應。而不相覆。○第一首夢還句。追憶馬后。見開闢之如彼。末首悼傷董妃。見亡國之如此。
照應在有意無意之間。關雎爲西周之始。白華爲西周之終。
先生此詩命意處。直接三百篇。世推爲風雅之宗。夫奚疑。